



散文诗辑

中国皇冠诗丛

走向故乡



● 王跃英

● 广西民族

走向故乡

王跃英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皇冠诗丛

走向故乡

王跃英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3印张 65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63—0682—2/I·138 定价：1.50元

（全辑：15元）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中国皇冠诗丛》第一套总序

孙绍振

光这个名字就够气派的了，皇冠诗丛，这不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责任，我感到最动人正是一种历史的挑战意味，而不是与某一同行争一日之长短。

诗曾经拥有艺术的皇冠，长达千年以上，不论在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上，都是如此。它曾经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雄踞盟主的地位，比任何其它艺术形式都更早成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只有它才是时代智慧的焦点，艺术水平的标志，在它周围聚集着最灿烂、最夺目的天才的星座，那诗的鼎盛时期，至今仍然使当代诗人神往，那璀璨夺目的艺术皇冠，不但散发出一种美好的历史光辉，而且产生一种掣动心魄的鼓舞力量。

固然，无可讳言的是，这一切都是艺术在它古典时期的历史，到了现代，特别到了二十世纪，艺术的现代时期开始以后，不管意象派、现代派有过多么雄强的意志，但总的说来，诗的艺术皇冠已经不可否认的失落了，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的代表的，已经不是诗，而是小说。诗已经充分成熟，乃至到了烂熟时期，才开始在勾栏瓦舍市井小民中

间暴发起来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居然雄踞在艺术的宝座上，戴着艺术的皇冠！

历史如此无情，不能不使诗人气短。

于是有了反抗，在本世纪初有了意象派的产生，起初是在美国，后来到了英国至意大利、德国，接着现代派诗歌的产生。究其主旨，自然是为了挽救为十九世纪末为后浪漫主义弄糟的诗艺。

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生机，新的星座。不论是献身于革命的洛尔伽、聂鲁达、纪廉，还是远离革命的庞德、艾略特，都卓有成就，他们都开了一代诗风，创了新的诗艺。但是，不管有多么大的成就，比起二十世纪的小说来，诗的成就，不能不显得逊色。诗的读者范围在缩小，诗的社会关注度在降低，诗艺的群众接受性在萎缩，这一切都不能讳言，有历史感的诗人不能无视诗在衰弱的信号。

因此，有人喊出了警报：二十世纪不是诗的世纪，而是散文的世纪。

然而，我们中国人都不那样悲观。

从五四新诗开始，我国新诗和散文诗用六十年走完西方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二百年的历程。而到了八十年代，在新时期诗坛上也开始了某种历史的进军，多至百种的旗号、宣言和自称的流派风起云涌，尽管其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艺术上寻求突破，开拓新的天地，寻找新的视角，探索新的心灵，挖掘新的层次，创造新的

形式和语言则成为共同的潮流，不管年青的还有部分已经不年青的诗人和散文诗人意识到否，在心灵深处，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憋足一口气，要为诗歌在艺坛改善地位，寻求新的制高点，或者象有的诗人已经说了的那样：恢复诗的艺术宝座，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自然，美好的愿望并非都能转化为美好的现实，有时现实和历史是如此之严峻：恰恰因愿望过于美好过于悬浮于实际而走向自身的反面。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已经不算少。这期间，有一个最基本的经验，那就是不但要突破别人的成就，而且要突破自己。如果因为要突破自己尾随他人，特别是满足于尾随他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反之如果因为要突破别人要模仿自己，因循守旧，则更是南辕北辙。

中国新诗和散文诗在这两方面都有教训，而且是不不断反复的曲曲折折的痛苦教训。

任何探索都必须有极其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在进行着历史的挑战的时候，站在历史的抉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国际歌》那句名言：“只靠自己救自己”。任何外来的、他人的语言、形式、方法都救不了中国诗歌和散文诗，只有把外来的东西，用中国人的心去同化、消化或者用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说——解构（deconstruction）以后，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诗艺，成为我们的创造。

我们的目的是创造自己的东西，让外国人去模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不拒绝暂时地、有条件地学习他人的好东西，但学到手之后，我们就要拿出自己的真功夫来，让他人大吃一惊，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卑。

我想在八十年代即将结束，九十年代即将开始的今天，我们就凭着这一点自觉、这一点清醒，这一点“狂劲”（但不妄）向着诗艺的历史制高点出发，向世界出发。

在今天商品价值泛滥，而审美价值贬值的情况下，广西民族出版社居然有如此大气魄出版诗集并散文诗集二十种，据说以后还要继续出下去。这实在不能不使人赞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社文艺室主任、同时也是皇冠诗丛责任编辑的冯艺先生，他以年轻编辑家的眼光和青年作家的勇气，和两位主编、青年诗人黄神彪、栗原小荻及所有的编者们一起大胆地做出了这项富有意义和价值的大艺术工程，我们也不得不深感钦佩；另外令人兴奋的是，其第一套的作者除柯原、晨梅外，其余18位作者大多是三十岁左右，有些只有二十四五岁，当中还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蒙族的青年作者，这越发显得我们新诗的队伍盛况空前，有这么广大的队伍参加新诗的建军，也许正是我们必然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89.11.18

目 录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总序）	孙绍振（1）
--------------------	--------

○两个红苹果

两个红苹果	（3）
别说我们总是争吵	（4）
草原的魅力	（5）
在草原	（6）
风筝	（7）
小号手恋着他的小号	（8）
蓝色花	（9）
绿草坪	（10）
在这碱性的土地上	（11）
柳絮	（12）
那时候	（13）
凉秋	（14）
菊花	（15）
成熟	（16）
那天照像	（17）
虽然只有四年	（18）

没有你的日子里·····	(19)
河女子·····	(20)
河边的房舍·····	(21)
挑水的女子·····	(22)
大山里来的小伙子·····	(23)
有这样一个传说·····	(24)
等你无妨·····	(25)
总有一种遗憾·····	(26)

○人生之旅

纪念碑·····	(29)
五月·····	(30)
给长跑运动员·····	(31)
秋叶·····	(32)
喷水池·····	(33)
沙海草格·····	(34)
这夜·····	(35)
这乌金·····	(36)
转盘路·····	(37)
邮电大楼·····	(38)
百花市场·····	(39)
给你，黄河母亲·····	(40)
初春绿·····	(41)
不应该躲避·····	(42)
松柏的颜色·····	(43)

牵朝霞的年轻人·····	(44)
有一个位置·····	(45)
钟情夕阳·····	(46)
向往雪原·····	(47)
朋友，请记住你的年龄·····	(48)
二十四岁·····	(49)
冬的风骨·····	(50)
留张影吧·····	(51)
沙漠湖边，那座小庙·····	(52)
吊兰·····	(53)
风火台，你的影子·····	(54)
直立者·····	(55)
在荒漠中·····	(56)

○走向故乡

那一年·····	(59)
故乡七年·····	(60)
那条小河·····	(61)
冰上行·····	(62)
在通往故乡的汽车上·····	(63)
她和她的客车·····	(64)
她谈河边的简易公路·····	(65)
黑色的小提包·····	(66)
落雪时节·····	(67)
那条挑水的小路呢·····	(68)

雪窝窝·····	(69)
故乡在北方·····	(70)
思念·····	(71)
春雪·····	(72)
春节·····	(73)
春三月·····	(74)
黄河边，定居了十八户移民·····	(75)
你的笑容·····	(76)
青青河水·····	(77)
小河流出我的故乡·····	(78)
河的漩涡·····	(79)
河畔，怎能没有我的足迹·····	(80)
一层层寒冬覆盖了你·····	(81)
泪雨季·····	(82)
扫帚花·····	(83)
故乡小路·····	(84)
走向故乡·····	(85)

两个红苹果

两个红苹果

在我们相识不久。

我总以为你什么都很粗心，我们之间细微的情感总象遇着粗筛一样，被滤得无影无踪，我很悲哀，我很惆怅。

有一天，我们坐在夕阳笼罩的绿荫下，你从提兜里取出两个红苹果。忽然，在递给我一个苹果的一刹那，你的手神经质地一颤，但很快又坦然一笑：

“我比你小，小孩应该吃大的”

然而在我品尝这个红苹果时，你却悄悄的一低头，吐出了什么，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带着疤痕的坏苹果，呵，该让我怎么解释呢？

噢，你说过你比我小，但此时才感到：你比我更理解那个红苹果的含义。

别说我们总是争吵

我们刚刚相识，刚刚接触，但，是性格的缘故吧，没有太多的客套，没有太多的寒暄，你谈起你的观点，我说起我的看法，我们——一对脾气耿直的朋友，常为一个问题争吵不休。

旁人笑我们太痴，说这样会彼此伤了和气；同行摇头叹气，说真拿你我没法；老师们呢，只是笑而不语。——然而，在这大起大落的争吵中，没了做作，没了虚伪；却多了真诚，多了肝胆相照！

难怪，当我们分别的一刹那，道一声珍重，竟那样令人动心。

呵，朋友，当我在人生征途上感到孤寂的时候，我会时时想起那醉人的争吵……

草原的魅力

——昭君墓记

小时候，就常听奶奶讲昭君出塞的故事。长大了，一直想去昭君墓看看。今天，我终于来到了青城，哦，青青草原怀抱着的昭君墓！

是你拥有这许许多多的传奇陶醉了我，是你与草原水乳相溶的情分感动了我，不然，到你身旁，我为何丝毫没有了幼时的惧怕，更消失了埋藏心灵深处的不幸童年的惶惑。

呵，莫非是由于你在草原怀抱的缘故，莫非这就是青青草原的魅力——能使千年祁山生命长绿，能使恐怖变得美丽？

孕育着草原灵魂的生命之母呵！

在 草 原

离开草原许久许久了，我却不会忘记，那充满生命气息的草原里，有一排排迎着阳光开放的土房子。

那是多么别致的土房哟，面向太阳的一面，几乎全用玻璃镶成，走进里面，仍能收获大片大片的阳光。

哦，难道是草原上曾布满过太多太多的乌云，曾孕育过太多太多的风暴，还是你这强悍而又温文善良的民族曾留下过太多太多的没有阳光的记忆？所以，今天，才延续了一个热爱阳光的民族？

离开草原许久许久了，我却不会忘记——在草原，在牧民的土房里，我也能探到阳光的足迹。